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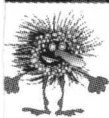
大科幻时代

第一辑

吴岩主编
郑军著

生命之网





大科幻时代 一辑

吴岩主编
郑军著

生命之网



1287.4
1528

SCG47/10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网/郑军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12

(大科幻时代)

ISBN 7-5324-4321-3

I. 生… II. 郑…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科学
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704 号

生命之网

郑军著

章伯奇插图

柯意瓶子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张慈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9 × 1194 1/48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 11/1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28,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8,001 - 16,000

ISBN 7-5324-4321-3/I·1783(儿) 定价: 8.00 元

总序

自 1991 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电脑、航天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发展,世界科幻文学的存在状态也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于 60 年代中期,兴盛于 70 年代中期的所谓“新浪潮”运动,因为过分注重形式、希望获得文学领域的较高评价而钻入象牙之塔,远离了飞速发展的当代现实,而被西方文学界所淘汰。更多的新兴作家,踏着“电脑革命”、“强权更替”和“后现代文化”的硝烟走入前台,成为领导科幻文学创作的先锋。

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研究东西方科幻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作的人,对祖国科幻文学的未来抱有担心的态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担心导致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可惜的是,在 90 年代的整整十年里,这些论文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创作界的关心。

终于,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了。

地处上海市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编辑了一套中国科幻文学新锐的作品选集,要我为此写个序言,并且向我保证,这是一些与 50 年代“科普型”科幻和 80 年代“社会



派”科幻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些告别了功利主义、告别了“自卑症”或称“无法进入文学界综合征”的“全新”作品。

我在过去的论文中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分成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以一种典型的创作理念作为代表。第一时期是 20 世纪初到 1979 年。这个时期的代表思想是鲁迅先生和一些后继者提出的将科幻作为科学普及的工具。不管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总体看来，它片面地强调使用了科幻文学的某些功能，而忽视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总体特征或作用。第二时期是从童恩正教授提出科幻可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开始到 8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是将科幻世俗化，要展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科幻文学出现了新潮的代表，老作家也进行了多方尝试。第二时期虽然拓展了科幻文学的领域，但更多地，可能是受到西方六七十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影响，只能算是对迟到思潮的一种补课。

80 年代中期，一股对科幻文学的否定热潮席卷中国，这种文学门类很快在大众阅读的视野中消失。不论是第一时期的作家也好，第二时期的作家也好，能坚持到 90 年代的，的确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科幻文学复兴的期望，明显地，已经寄托在能否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文学新锐上。

这批人会出现吗？

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当时的司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先生，第一个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他还为此特地在九华山脚下的安徽名城屯溪组织了一次会议。可惜的是，刘先生在随后就患病并离开了人世。

接下来，寻找和培植文学新锐的工作被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幻世界》杂志接了过来，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开展起来。整个 90 年代，《科幻世界》杂志调整自己的定位，放弃将一切期望寄托在劝说老作家恢复创作上，而是大胆地寻找、起用和培养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文学新人。

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第三次繁荣时期的到来。在这一时期，涌现于 80 年代中后期的青年作家韩松，其作品以势如破竹之势成熟起来，在探索西方科幻文学的中华精神方面，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杰出贡献。刚刚登上文坛的杨鹏、星河、杨平等则以工业化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探索科学带给日常生活、甚至理性带去的种种困惑。更加可喜的是，一批女作家的涌入，将女性的独特思维带入了这个充满男性化精神的领地。

在我看来，新锐作家群不同于前两个时代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关系更加密切。最近 20 年，西方科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新返回科学技术。赛伯朋克（或译电脑朋克）派的作品就是一例。如果说赛伯朋克是西方科幻文学中的





阳春白雪，那么下里巴人式的流行科幻文学，如《侏罗纪公园》之类，也将现代遗传工程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幻文学新锐们与科学本身的紧密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象。

其次，新锐作家由于本身就成长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先天就具有后现代文化的许多特征。比如，在前两期作家十分看重的许多“大叙事”，新锐作家不但不看重，而且往往还颇有微辞。告别“大叙事”，关注“小叙事”，这在许多女性文学新锐的创作中也尤为明显。

4
第三，新锐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呈现一种自由化的、有时看起来是过分懒散、不负责任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一期二期作家截然不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因为这种对创作“去责任化”和“去神圣化”的自我满足态度，使作品的创作呈现出更多的自由。

第四，新锐作家的相互切磋和影响方面比前两期作家更加频繁。许多作家由于地缘或思想上的接近，已经形成了创作集体，像北京、天津等地的作者就是这样。嘀嗒声不断的电脑网吧或灯红酒绿的各色酒吧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正是因为不断地相互碰撞，才在这些群体中激发了无限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

当然，从总体上，我仍然不认为新锐作家的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恰恰相反，除韩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多数人的探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时代。别的不说，单单在题材的创新上、在文学的

表达形式上、在理解生活的深度上、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特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点上，多数作品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盲目地模仿国外作品，盲目地因袭国外已经过时的“新浪潮”理论，盲目地叫喊“进入主流文学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科幻文学创作的肌体，如果不及时扭转，更大的伤害还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呈现出来。对于这套选集，我以为也只能算做是对未来新科幻的一种呼唤，而不能当成新繁荣产生的证明。

但是，能出版这一套探索性质的作品选，鼓励科幻文学的创作，提倡科幻文学的创新，其本身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套丛书中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从书中选的都是—批青年作者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赞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魄力和远见。

谈到少儿社，我想多说几句。

我素来对少儿社抱有敬意。70年代末期，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時候，这个社主办的期刊《少年科学》就发表了文革之后第一篇科幻小说。随后，在中华文化复兴之风于乍暖还寒的华夏土地上微微升起的时候，这个社的编辑们又不辞辛劳地南下北上，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对事业的火热激情，一个—个地使早已搁笔多年的老科幻文学作家重新执笔上阵，写出了时代的新声。在关注老作家的同时，这个出版社还特别关注文学新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青年就是在这个出版社的勤勉挖掘下，才得以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的编辑们，但愿你们个个身体健康！





感谢这个出版社，但愿你们对科幻文学种族延续的努力能使中国科幻文学再度走向辉煌！

感谢这些提供作品的青年作者，但愿你们能在新世纪中努力发挥出创造力和想象力，给中国科幻文学带去新的希望！

感谢所有购买和阅读这个系列选集的读者，但愿你们能站在新世纪的门坎，瞭望伟大的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和辽阔的远方！

吴 岩

2000年11月于北京



大

科

幻

时

代

第一辑

生命之网

生命之网

生命之网

生命之网

生命之网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26



第三章

47



第四章

68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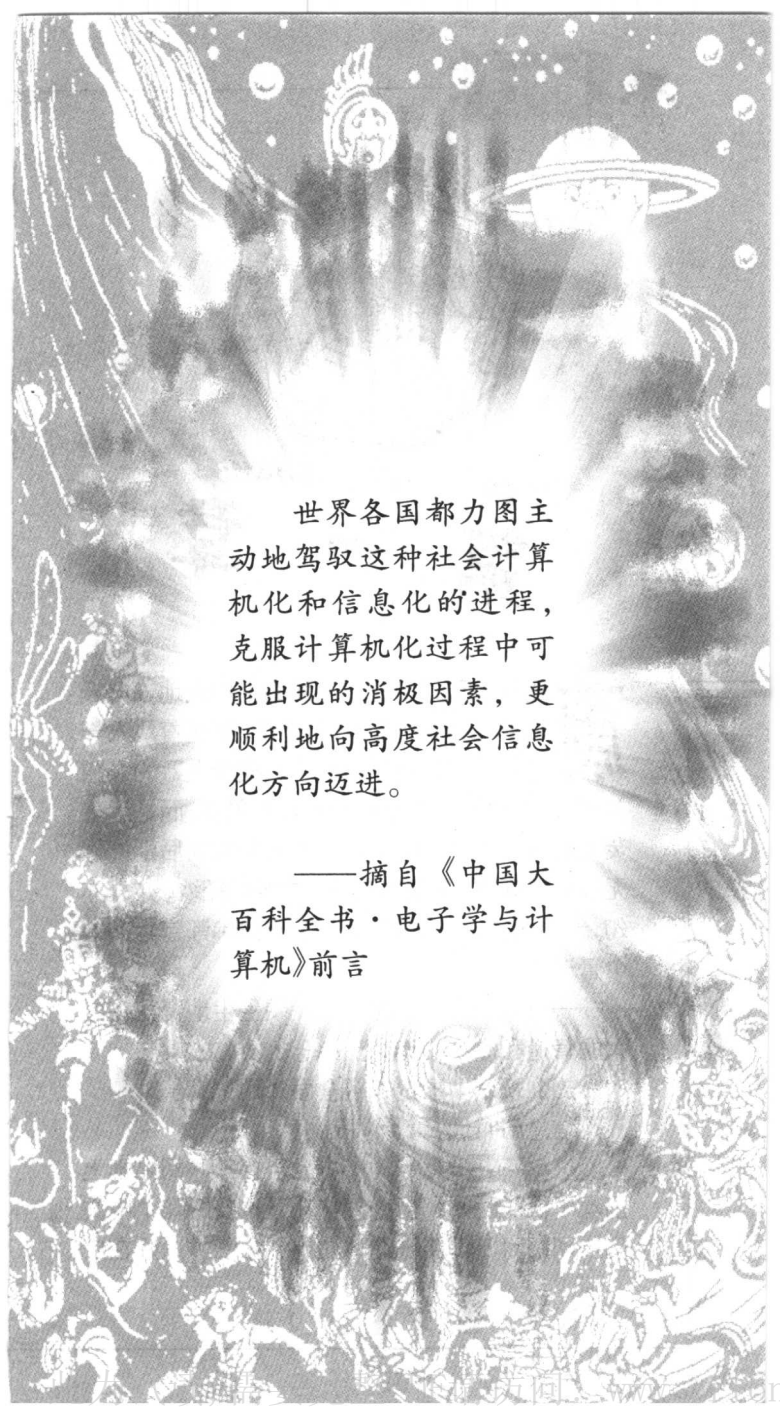
第九章

181



第十章

198



世界各国都力图主动地驾驭这种社会计算机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克服计算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更顺利地向高度社会信息化方向迈进。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与计算机》前言



Di Yi Zhang

第一章

2

蔚蓝的地球，带着它上面的山川大地、白云碧涛、百鸟千兽、绿树繁花，呼啸着飞入一个巨大的管道。地面上，成千上万的人翘首夜空，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日月星辰，而是泛着荧光的透明薄壁。淡绿色的荧光向前向后延伸到无限的空间里，飘渺如薄雾，柔缓似轻纱，亦真亦幻，无始无终。一时间，整个宇宙仿佛都包容在这个管道中。

一行大字冷不丁蹦出来，硬生生地覆盖在巨大的管道和渺小的地球上：

热烈祝贺中国宽带网全面开通！

信息新时代，属于你我他！

这个“不可过滤”的广告已经在互联网电视上出现了很长时间，当人们打开最重要的几个中文门户网站时，都要被迫地注视它几秒钟。好在广

告创意新颖,录制出色,还不太惹人厌烦。不过,平日事务繁忙,很少上大众网站的杨真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当这个广告片出现在杨真的眼前时,她正用抹布擦拭着撤去碗筷的饭桌,手不由自主地停在桌上,双眼出神地望着屏幕,直到那条硕大无朋的宽带网消失掉,门户网站的本来面目出现在壁挂式互联网电视上为止。广告画面壮观、色彩优美,但杨真却觉得有一股窒息感从里面透出来,仿佛周围的空气已经被屏蔽在那条巨大光纤之外。

“挺震撼吧。”丈夫彭苑生自厨房回到中厅,从正出神的妻子手里接过抹布,三下两下擦完桌子,把它折叠起来靠到墙边。女儿雪莲立刻跑了过来,抓了只竹垫抛在地上,就势盘腿坐下,抬眼望着嵌在墙上的高清晰度互联网电视。

“爸,上环球影视网站吧,我要看《天王与妖后》。”

这是一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家。晚饭后不到十分钟,客厅里就变成了一个休闲茶座。竹制茶几上摆着纯净水、茶和小食品,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只小巧的“海星”。海星是最新式样的宽频解调器的俗称,体积堪比大号钮扣或小型徽章,几个功能按钮呈放射状排布在机体四周。杨真和彭苑生这代人都经历过互联网接入设备的“肥猫时代”,与粗笨的 MODEM 相伴很久。如今使用着光芒闪烁的小海星,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与“肥猫”一起被扫进了 IT 历史垃圾堆的,还有曾经风光一时的机顶盒。现在,信息家电已经





进入千家万户，一并取代了传统的个人电脑和普通电视，不再需要什么外部设备沟通两者之间的沟壑。况且，如今使用液晶屏幕的互联网电视已经被制成不到五厘米厚的薄片，挂在各家各户的墙壁上，它的顶上显然也没有地方搁什么盒子了。

听到女儿的要求，杨真用目光向丈夫询问了一下。杨真工作无规律，平时女儿由丈夫带，她不熟悉现在孩子们爱看的東西。丈夫点点头，意思是说，自己检查过，这是个无害的节目。彭雪莲坐在靠前面的地方，看不到背后父母的小动作，嘴里直念叨：“爸爸，快！”打开“海星”遨游网络，是三岁孩子都能进行的简单操作。但深知互联网厉害的彭苑生和杨真不敢让七岁多的小雪莲自己去漫游，把“海星”的操作权收在大人手里。雪莲由此没有了冲浪的乐趣，只是把互联网当普通电视看。不过雪莲还小，真去冲浪，也不过只去几个常到的地方，其中之一肯定也会是这个环球影视网站。

将近三十年前，彭苑生和杨真还在雪莲这个年纪的时候，通常要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准点赶完手头的功课，然后按时守在电视机前，等节目开播。晚一步就有可能留下遗憾，至少一夜睡不好觉。雪莲这代孩子则可以在任何时候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几乎可以把整个地球变成数字信息运载过去的宽带网。包括新闻在内，任何电视节目都可以存贮在网站的服务器里，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打开“海星”，选择自己喜

爱的电视节目，通过每秒最小 2G 流速的宽带网把它们下载到自己的互联网电视上。甚至，在这个电视台大多已经上网的时代，电视和电视台本身也变成了一个陈旧的概念。

彭雪莲悠闲地盘腿坐着，一边等，一边玩着橡胶握力器。彭苑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了几下键，互联网电视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被蓝天白云覆盖的地球。那是环球影视网站的标志，几片浮动的白云就是小小的链接，把人们引向下一层网页。地球缓缓地转动着，一首雄壮的前奏曲伴随画面在室内回响。雪莲这代孩子成长在宽带网时代，没见过那种老式的，像一页书般静止不动的网页。雪莲也想像不到，就是看到那样单调的页面，也曾令她的父母着实激动了一番。

还没等屏幕上的地球转过几个经度，画面就被彭苑生转换到了儿童节目分页：宽大的草皮上，一群顽皮的野兽跑来跑去，每个野兽的后背上都嵌有一部影片的名称，那是环球影视网站推出的最新影片。然后，那只由光标操作的小手点中了一只飞鸟，于是，画面陡然变黑，接着又被绚丽的色彩充满，一曲悠扬的笛声回响在大厅里。即使杨真那双不怎么能理解音乐的耳朵都能听出，那是首数字仿真乐曲，音调时而像是在天穹上回荡，时而像是在溪水间游走，旋律变化之快无法用人手在乐器上完成。《天王与妖后》的名字飘荡在四散的彩花中。彭雪莲不再动弹，抱紧双臂盯着屏幕，等着她的天王出现。

像每一代家长一样，杨真和彭苑生感叹孩子





比自己更有福气。回想起手持鼠标呆望屏幕，苦苦等待一个页面下载完毕，时不时还要查一查流速的情形，真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其实那个时代并没有过去多久。

杨真坐在茶几的另一侧，轻轻地握住丈夫放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手。这些年来，由于工作需要，自己很难像主妇一样持家，只能挤时间尽尽义务。能按时上下班的丈夫接过了几乎全部家务。想到这儿，杨真抓起那只手，在自己的脸颊上爱抚着。彭苑生在武汉东郊“中国光谷”里的光子计算机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做学者并不是丈夫以前的志向，但是为了能照顾孩子，彭苑生还是选择了这个稳定的职业。杨真知道，这样一个丈夫不是每个职业女性都能得到的。

杨真正陶醉间，忽然一道白光在周围轻轻闪烁，把她吓了一跳，低头看去，才发现是丈夫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键盘上的“电眼”。这是最新流行的电脑外设，全名为即时影像生成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微型数字摄像机，通过它拍成的图像会立刻生成位图格式，进入数字世界。彭苑生用手按了几下操作键，笔记本电脑上的墙纸变成了杨真抓着丈夫手掌的照片。杨真脸红了一下，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小雪莲，向丈夫做了个鬼脸。彭雪莲丝毫不知道身后的老爸老妈在捣什么鬼。那个年少英俊，但一身破衣烂衫，正在落难中的天王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正在这时，杨真的腰间传来一阵震颤。她掏出WAP手机，打开按键。手机里没有传出声音，小屏

幕上出现了一只张开的红色手掌，手掌握紧又松开，那是紧急情况警示符号。

“紧急情况？”彭苑生压低声音问。尽管两人隔着行，但与杨真生活这么多年，他多少知道一些杨真工作上的规律。杨真用带着歉意的目光看了看他，轻轻努了努嘴。一个月来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周末，看来又要奉献了。

“去吧。”彭苑生把手抽回来，小声说，“雪莲一会儿就睡了。”

杨真没再说什么。她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外衣披在身上。彭苑生回头打开冰箱门，从里面拿出一袋消毒牛奶和一块糕点，装进一个食品袋里。

“夜宵，放开吃，没人会嫌你发胖。”

杨真接过食品袋，在彭苑生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转身走出门去。她没有打扰女儿，彭雪莲还在凝视着她那个电脑合成的“天王”。

杨真驾车从位于汉阳区的住处向繁华的汉口区驶去。由于长江的陪衬，大武汉的城区面貌显得十分宏伟，与黄浦江边的上海景色不遑多让。特别是夜间，通明的灯火又使这种宏伟的感觉倍增。在最为热闹的汉口区，有两座三百多米的顶级建筑：华中贸易大厦和长江金融中心，一东一西耸立在汉口中央区的两端。此时华灯初上，雅虎和搜狐的霓虹灯广告分别在这两座建筑的顶端遥相呼应，剑拔弩张一般。龟山电视塔上，Nathig公司的著名广告词“世界不大，网大”用橘黄色的光芒照亮夜空，以致低垂的云层都被染上淡淡的辉

